

宋教仁遇刺偵破記詳

(上)

萬墨林

為破宋案緝兇傷手

民國二年三月廿日晚，在上海北火車站，國民黨代理的理事長宋教仁，遭兇手開槍暗殺斃命事件，曾經轟動一時，是一件驚人的政治謀殺案。

案發後，上海法租界偵騎四出，追查兇手，結果幸有黃金榮奮不顧身，親自智擒了開槍的殺人犯武士英，才使案情急轉直下，露出了幕後的主使者，是應桂馨，這以後，全靠黃金榮鏗而不捨的搜查應宅，找到一些關鍵性的鐵證，才使洪述祖、趙秉鈞等罪行，暴露無遺。

在一般書籍雜誌上關於宋教仁被殺的真相，均有詳細的記載，唯獨對冒險逮捕兇嫌武士英的黃金榮，却很少提及。

黃金榮為不使武士英在追捕時逃脫，他的左手腕就在那時受了嚴重的創傷。

事後，無論怎麼治也治不好，傷處的大疤，後來變成了一個瘤，使他無法戴手錶，一直使用掛錶。這裏，我依據黃金榮的孫子黃起予撰寫的「天下之血」一文，將整個事件，詳加報導如下。

留學日本，創辦「廿世紀之支那」報，和黃興、劉揆一等共同主持「華興會」，從事革命。

一九〇五年七月廿八日會晤 國父孫中山先生，同年八月二十日華興會與 國父籌組之興中會合併，共組中國革命同盟會，以「廿世紀之支那」為機關報，宋教仁被推擔任司法部檢察事。

宋在車站話別情形

辛亥革命成功， 國父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宋教仁任法制局長，同年三月十日南北和議告成，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宋教仁代表國民黨參加唐紹儀內閣，任農林總長。

民國元年七月十四日宋教仁辭職，他從湖南、湖北、安徽、南京而到上海，以在野黨領袖的地位，鼓吹實現政黨內閣制，揉合新舊勢力，導政治於正軌。

當時，北平上海謠言紛紜，都說宋教仁和黃興活動推舉黎元洪為正式總統，而由宋氏出任國務總理，掌握實際政權。

民國二年三月廿日，晚上十點多鐘宋教仁先生從上海寓所抵達北火車站，他要搭乘十點三刻的特別快車到南京，然後轉乘津浦路車由天津到北平，出席國會。

等旅客的休息室，右邊是售票房和車站辦公室，正中央是大候車室，一間高敞無比的大廳。剪票口在正對大門的月臺之前，左右兩側各有鐵椅數排，最左方有一道邊門，通到滬寧鐵路公司。

三月二十日和宋教仁同行者及送行者，計有黨國要人黃興、廖仲愷、于右任、吳鐵城、陳策、拓魯生等六人，一齊步入議員休息室，談了一會。送行的于右任和吳鐵城先生走出房間，走到剪票口右邊，倚在鐵欄邊上談天，準備就在這兒送宋教仁他們上車。

十點四十分，距離開車還有五分鐘，留在休息室裏的五位先生，分作兩批步出休息室。黃興、拓魯生和陳策從朝月臺的正門出去。宋教仁和廖仲愷且走且談，由正對售票房的側門而出。

兩批人走到售票房前，開始會合，連成一排，齊步前進。

排列次序是拓魯生走在最左，黃興次之，陳策居中，廖仲愷最右，宋教仁置身廖仲愷和陳策之間，稍微落後了半步光景。

槍聲驟發遺言三事

大廳行凶的刺客名叫武士英，他就躲在車站辦公室與售票房附近，他看見五位先生齊步前進，

便在衆目睽睽之下，向宋教仁開了一槍。當時因爲人多嘈雜，槍聲又低，還不曾有人發現出了驚天動地的大事。宋教仁拊右腰部的傷處，踉踉跄跄，奔向右前方的一張鐵椅，他伏在椅沿喘息，不久就不支倒地。于右任、吳鐵城距離鐵椅不遠，他們把這一幕看的很清楚，立刻趕到宋教仁的身邊，黃興、拓魯生和陳策、廖仲愷，這時也驚悉發生了劇變，他們快步跑上前來探視。

于右任扶起宋教仁的上半身，當時他受傷雖重，神志仍極清楚，他十分憤恨的大叫一聲：「我已經中槍了！」

這時上海北站刺時人聲鼎沸，秩序大亂。有很多人看到那名兇手，身材矮小，動作敏捷，穿一身黑色軍衣，開槍以後，先是匍匐於地，再向左右連開兩槍，用以嚇阻他人追捕。這兩槍幸好不曾另外傷到人，他急速起立，雜在人叢之中，穿過大半個候車廳，一路往鐵路公司方向，低頭猛衝，捨命奔逃。

于右任一面扶着宋教仁，一面從容指揮，他請朋友快去追捕兇手，同時，借來一輛汽車，即將宋教仁送往醫院急救。

車到老靶子路滬寧鐵路醫院，可惜夜間醫生不在，宋教仁唯有躺着等候，時近午夜，一室愴然。宋教仁的傷口開始劇烈疼痛，痛得無法忍耐，這時候他力氣非常之大，抱住于右任的肩背，使于的頭部緊貼他胸口，他斷斷續續的說出臨終遺言。他說：「一、所有存放南京、北京、東京的書籍，一概捐贈南京圖書館。二、我家本窮，尚有老母倚閭，希望同志友好爲我照料。三、諸

公應勉力進行，不必以我爲念，而遂予放棄責任。」

言畢，他不停的喊痛，又憾恨無窮的說：

「我爲調停南北爭執，費盡心血，而造謠生事者和一般同胞不知原委，反多誤解。我受此痛苦，夫復何言，即令一死，亦何可悔！」

疼痛難當開刀取彈

午夜時分，外籍醫生考爾平氏匆匆趕來，當即在宋教仁的傷處施行手術。十二點三十分彈頭被取出來，形狀尖而小，有人說是係六寸六響的「勃朗林」手槍所發射。

由於宋教仁中彈的部位接近心臟，流血雖然不多，但是非常之痛，考爾平醫師於彈頭取出後，即刻爲他注射止痛劑，以使他能安然睡去。但打過針後，宋教仁仍舊聲聲喊疼，而且輾轉呻吟，其聲淒厲，令人聽了心酸難忍。

于右任他們問考爾平醫生，宋教仁是否有生命危險。考爾平聳肩苦笑回答道：「現在還不敢說，至少要等到四十八小時以後，才可知道結果。」

在場的人個個心情沉重。移時黃興與警方報過了案，匆匆趕來，他一進病房，宋教仁便向他招手，目光閃閃的望着他說：「假如我死了，諸公還是要往前做。」言罷又叮嚀他說：「你替我打個電報給袁總統，報告他我已遇刺。」

黃興擬好了電報稿，讀給他聽，宋教仁這時精疲力盡，沉沉的睡去。他這一覺一直睡到兩點鐘，忽又醒來，而一醒便大聲喊痛。

于右任在上海所辦的「民立報」，一位被徵守候的記者周錫三這時走進病房，看護請他幫忙，扶起宋教仁，用玻璃器皿盛他的便溺，痛苦掙扎廿分鐘，淌出的竟是一盞鮮紅的血液。

宋教仁實在忍受不了傷口的疼痛，他抓住周錫三的衣服，憤恨的說：「我不怕死，我這一輩子出生入死，都習慣了，可是這麼樣的痛楚，使我真吃不消，只要醫生他讓我止痛，雖死我亦無憾！」

周錫三一再的安慰他，請他鎮靜，宋教仁又萬分感慨的說：「南北和議竟有這麼複雜，真是我始料不及的事。唉！時事如此，怎麼辦啊！」接着他又自言自語的往下說：「罷了！罷了，不再談了！只可惜兇手逃走了，不知道究竟是誰？在誤會我！」其時，鐘敲六響，天快亮了，看護對惶急萬狀的周錫三說：「醫生就要來了。」

這時，考爾平醫生進來，周錫三連忙上前，報告宋教仁的情況。醫生詳細的檢查了體溫，脈搏和傷口，他搖搖頭，在宋教仁的左臂再注射一針嗎啡。

打過針，宋教仁總算又告入睡。安靜不一小時，病房門外人聲雜沓，一下子來了許多探望傷勢的朋友和記者。醫生不許任何人擅自進入病房，以免影響宋教仁的精神。被允准在病榻之旁守護的，只有黃興、于右任、陳英士等人。

十時廿分，宋教仁又悠悠醒過來，痛得好些了，却在不斷的嘔吐，醫生再來，黃興請求最好再延一位醫師會診，考爾平答應了，他請來了畢林哈斯醫生，兩個人一研究，所宣佈的結論是：

「宋教仁必須再施行一次開刀手術，始有希望，請親友們從速議決。」

黃興剛走，于右任乃向在場朋友徵求意見，贊成開刀的居多數，兩位醫生獲得同意，立刻電請傑克和摩亞兩位醫生來院協助。于右任抽空打電話去找黃興與陳英士，他們隨即趕來了。下午二時，宋教仁被移送到手術室，大家都想跟進去探視，可是醫生拒絕，只准于右任一個人進入。

開刀完畢，于右任出來向大家報告，宋教仁開刀時，先薰了麻醉藥，部位在腰腹之間，刀口約六英寸。往內探視，發現大腸有一處被槍彈穿破，腸中食物，時時溢出腸外，這是形成劇痛的主因。同時，腸外的血液也因而浸入腸裏，於是大小便均有血液。醫生替宋教仁將大腸傷口縫補好，又把淤積的血塊加以清除，然後縫合刀口，解除麻藥。

自第二次開刀手術後，宋教仁仍在不時喊痛，體溫降低，兩眼直向上翻，五時再注射嗎啡針。侍候的朋友聽到有人說：「方才開刀時醫生檢查內部，曾發現宋教仁的胃部也受了傷，且曾出血，痛楚恐怕只有越來越厲害。大家聽了，唯有面面相覷。」

手勢奇特死不瞑目

三月廿一日夜裏十點多鐘，宋教仁以其堅強的生命力，在極危殆的情勢下，已經撐過了二十四小時，又有醫生來，說是他的傷勢可能會有轉機，人人都在暗自慶幸。十二點，另兩位醫師來到，他們用英語討論，懂英語的人側耳傾聽，低

聲譯述給其他的人：情況未可樂觀。因為那兩位醫生私下在說，宋教仁胃部受傷流血過多，情況實在危險，言下之意，醫生已經束手無策。

一羣人焦灼憂傷，坐視宋教仁呻吟呼號，在他垂危生命作痛苦的掙扎。午夜一時，宋教仁的眼睛連連朝上翻瞪，有人去摸他的手腳，發覺業已冰冷，於是驚駭大叫。急忙遣人去請醫生，醫生立在病床之前，注視宋教仁良久，然後絕望的搖搖頭說：「我看是無法救治了！」

四週響起輕微的啜泣之聲，此起彼落，歷久不歇，突然，彌留中的宋教仁睜開了眼睛，嘴唇也在蠕蠕的蠕動，他的秘書劉白一眼看見，立刻湊近他身邊，高聲的問：「先生，你要說什麼話？」宋教仁兩隻眼睛定定的看着他，氣喘咻咻，十分艱難費力的回答：「我所要說的，都告訴右任了，待我死後，一切事情和右任商議辦理。」

劉白俯下身去，嘴吧貼近他的耳朵，再問一句：「先生有沒有遺囑？」整個病房鴉雀無聲，在令人窒息的靜闐中，大家聽見宋教仁喞然一聲長歎，他清清楚楚的說了他在人世間最後的一句話：「一兩個鐘頭之內我就要死了，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這時，在場的人都知道宋教仁易質期近，已屆最後訣別關頭。有人忙著出去打電話、接人，凶耗一出，親友紛至。黃興、陳英士、于右任、居正、曾耀、周錫三、劉白等十幾個人圍繞在病榻四週，目不轉睛的向宋教仁注視。宋教仁面容漸趨平靜，彷彿劇痛盡去，全身已失知覺，他口喘舌顫，訥訥不能言，眸子却在不停的轉動，這

視在他身畔送終的好友。他的兩隻手，忽然頻頻在做神經質的動作，或而雙手合十，或而交叉抱胸，彷彿他正以手勢代表語言，表明他的悲天憫人，軫念國是，憶懷老母，告別友僚。他的臨別神情舉止，使在場人無不為之泫然涕下，黃興熱淚盈眶，他用自己的額頭抵住宋先生面頰，聲音時斷時續的悲呼：「逐初，你放心吧吧！」

中華民國二年三月廿二日晨四時，宋教仁傷重殞命，享年只有卅二歲。他雖氣絕而目不瞑，他瞪眼直視，狀至駭人。黃興和劉白幾次撫揉他的眼皮，想使他瞑目而逝，但是眼臉剛闔攏，便又張開來，宋教仁始終死不瞑目。這一幕慘傷景況，看得陳英士先生熱淚泉湧，他捶胸頓足，號啕大哭，發出一聲聲的怒吼：「不甘心，這事真使人不甘心！」

黃興、陳英士、于右任、居正和宋教仁的秘書劉白，會同滙寧醫院的醫生與看護，先替宋教仁洗滌傷口，淤血結痂，轉成黯紫，為之一細心措去。到這時候，宋教仁左眼已瞑，右目却仍茫然直瞪。洗淨，以白布一方，覆在死者身上。

身身禮服兩種遺像

移時，不知是那一位打電話請來照相師，為宋教仁留下最後遺容，照相師在安放鏡箱的時候，黃興哭得兩眼紅腫，他大聲疾呼的說：「宋先生光明正大，應該讓他穿好衣服再照相！」

但是當時有人反對，所持的理由，是宋先生罹此慘劫，遇刺身死，這是中華民國的一大悲劇，不可不在宋先生被刺的慘狀，以留歷史永久巨

哀憫之紀念。——斯談一出，居正立表贊同，於是，宋教仁的遺體就仰臥在病床之上，左眼微閉，右眼直視，爲了迎取光線，照相師一連拍了兩次赤裸上身的照片。

接着由黃興等至好友人，爲宋教仁穿着禮服，由汗衣、襯衫、領帶而燕尾服、長褲、襪子與皮鞋，一件件的穿上去。穿衣過程之中，又有奇蹟，宋教仁已瞑的兩眼不時睜開，睜一次抹去一次，連朋友們都覺得心驚膽顫，照說，已死的人肌肉僵硬，根本就不會有動作的能，即令說是反彈性的物理作用，其實也是絕對講不通，倘若對此必需加以解釋，時至今日，我們只能說是一種死者不甘心的自然現象。

穿上燕尾式的禮服後，照相師爲宋教仁又一連拍了兩張照片，攝影完畢，將他扶回病床，親友們環繞床畔，放聲大哭。時間已是凌晨五點半鐘，宋教仁靜靜的躺在床上，忽然從鼻子嘴巴裏湧出茶褐色的藥汁，繼之以鮮紅血液，看護爲此一景象嚇慌了，連忙用手中，紗布去揩拭，然而揩一遍，拭一回藥汁鮮血却依然噴湧不已，於是有人驚慌莫名的高聲建議：「快把宋先生高高的抬起來！」

慌亂中不知誰，大膽的將宋抬高直坐，宋教仁死了那麼久，依舊身體柔軟並未僵硬。只是坐直以後，藥汁和血液，果然不再噴濺流淌。

檢驗證實彈頭有毒

宋教仁在上海北站遇刺，當他被送到老靶子路滬寧醫院三樓，當晚十二時卅分第一次開刀剖

腹取出子彈，經過外國醫師的檢驗，證實彈頭有毒，宋先生傷勢嚴重實已無可救藥。宋教仁知己好友的陳英士，開始準備後事，他花了兩百塊錢，爲宋買了一口五寸厚的楠木棺材，停放在滬寧醫院樓下的太平間。

當天下午三點入殮，宋躺在棺材板上，一羣朋友手忙腳亂，爲他穿着中式殮衣。黃興和伍廷芳一同來了，黃興凝望着宋教仁的遺容，喊了一聲：「還初」立刻痛哭失聲，陳英士、居正諸先生也一齊哭了起來。宋入殮時覆以錦衾，居正手捧靈位，放在棺木頂端，滿室氣氛，沉重無比。一片哭聲中，葉惠鈞跳到一張椅子上面，他怒目攘臂，悲憤的吶喊着說：「諸位，出了這房間，一定要永遠不忘宋先生的死！」

於是重又爆起了哀慟的哭聲，親視含殮的同志朋友，除黃、陳、伍、于、居五位以外，還有沈縷雲、鍾文耀、北澤次郎等。

從四時卅分蓋棺，到五點各人散去，這許多重要人物，足足痛哭了半小時之久，同志愛的熱誠，令人感動。當時，他們個個化悲憤爲力量，喊出了「人人擔任緝凶」的口號。

黃金榮保護大出殯

二十三日下午三時出殯，送殯行列多達三千人，宋教仁的靈柩，載在一輛雙馬禮車上。吳鐵城、陳雨潮、周然、鄭熊丞等騎馬前導。後面除遺像、靈位車、軍樂隊、陸海軍警隊等，還有汽車十七輛，馬車一百五十輛，人力車七十餘輛，

執紼者一千五百多人。沿途十餘里間，上海居民面容哀戚，空巷而出，街道兩旁駐足送靈的排列成行，至少在十層以上。

由於當時羣情激憤，加上政海風雲的波瀾詭秘，宋教仁出殯的那天，黃金榮請他的手下全體出動，隨行保護，以免再發生意外，一直到當日晚間六點半鐘，行好了停靈禮，人羣漸漸的散去，他所派出的大批人員，方始收班。當時還有這樣一個插曲，大出殯行列必須經過法租界，而送殯行列中，有陸軍混成旅和海軍隊的全體官兵，租界當局早有規定：中國軍隊不許進入租界，因而形成了僵局。幸有黃金榮去和外國頭腦據理力爭，方才勉允破例，讓這些官兵通過，只是不准他們攜帶軍械武器，必須徒手而行。

袁放謠言誣陳英士

宋教仁的慘遭暗殺，不僅震驚全國，而且引起了一場政壇上空前的大風暴。老奸巨滑的袁世凱，施出了最毒辣的一計，他先發制人，竟發表聲明，誣賴是陳英士派人刺殺宋教仁的，袁世凱編造謠言說：宋教仁在南方主張推舉袁世凱爲總統，由宋本人出而組閣，因而使陳英士和黃興「大爲忌刻」，才決意暗殺加以排除，才有三月廿日上海北站轟動全國的謀刺案件發生。

袁世凱散佈的謠言傳到上海，居然有許多人相信，這是出於一般人的錯覺，以爲宋教仁既然公開擁護袁世凱當總統，袁世凱當然不會對他施出暗殺的手段，因而也認作宋教仁的被刺是出於國民黨的「內爭」。——這個打擊實在令人髮指

黃興和陳英士，正為遽失良友而傷心，突然又受到這種惡意中傷，毒辣醜惡，真是難以忍受，陳英士在憂憤之餘，迅速採取行動，聯絡有關方面的同志和朋友，請他們全心全力，務必以最快的速度，抓到刺殺宋教仁的兇手，以使國人明白真相。黃金榮這時是法租界巡捕房華探的頭目，同時在上海又有廣泛的交遊，和雄厚的潛力，所以黃金榮便成為陳英士囑托的重要對象之一。

夜搜應宅追捕兇手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黃金榮奉命後，偵騎四出，分頭查訪，宋教仁被刺巨案，果然在一日之間，就宣告破獲。三月廿三日的深夜，黃金榮已經睡了，忽然被人喊醒，報告說英租界巡捕房有電話給法租界巡捕房，說是在湖北路迎春坊妓女李桂玉的家裡，抓到了一個叫應桂馨的人，可和宋教仁案有關，英捕房要求法捕房明天早晨派人去搜查他的家裡，希望能找到一些證據。因為應桂馨的家住在法租界，地址是拱宸門外文元坊北弄二號。

來報信的人是黃金榮的手下，他一聽到電話便飛快趕來的，照說英捕房是要求次日派員搜查應宅，法國領事的態度如何，黃金榮一點都不曉得，他並不會奉到任何上級級的指示。但是，當他一聽到應桂馨可能與宋案有關，他毫不遲疑的立刻採取行動，匆匆忙忙，找了幾名手下，一路馬不停蹄，趕到了文元坊。

不見人影，黃金榮帶了五六個人，到了應家大門外，首先便發現裡面還有燈光，他敲開了門，直撲進去，一眼看見客廳裡有幾名男女，正在站着談話，他們見了包打聽一擁而入，個個驚惶失措，神色倉皇。當時黃金榮高喝一聲：「不許動！」正當他跨過門檻的時候，眼見一個身材矮小的男子，扭頭就往後面逃跑，他心知這個人必定大有問題，於是立即拔鎗追趕。

應家客廳後面，有一條長長的走廊，通往廚房，廚房之後，又是一個小小的天井，連接着高逾丈許的後牆。這一路，黑漆漆的沒有一線燈光，黃金榮只能依靠聽覺，去追捕那個脫逃的疑犯。他聽見那人穿過廚房，穿過廚房後面的灶披間，他知道他來不及打不開後門，便只有翻牆的這一條路。於是，在他追出灶披間時，他已暗中作了準備，待那人縱身爬上牆頭，黃金榮差一點捉到了他那兩隻懸空的腳。

飛撲下牆擒兇受傷

估計距離，自己再跳下牆來追他，一定是趕不上了，情急智生，黃金榮奮不顧身，他就站在牆頭上，整個身子向下飛撲。總算還好，被他撲到了逃犯的身上，矮胖的體重發揮了威力，兩個人同時高呼了一聲：「哎喲！」逃的人被黃金榮壓倒在地上。

黃金榮說：他當時喊那聲「哎喲！」是因為他左手腕受了傷，一陣劇疼，有如骨折筋斷，而那人的叫喚，則是被黃金榮撲壓下來，使他恰好摔了一個「狗吃屎」。

那逃犯，確實凶猛驃悍，即令被黃金榮捺定在了地上，他猶在做困獸之鬪，竭力掙扎。如果不是黃金榮的助手急智追上來，齊力將他制服，說不定他還能作最後之逃脫。

重新開了後門，把這個矮小的男子，押回應家客廳。燈光下，黃金榮一眼看清楚了他的面孔，他頓時記了起來，於是，他向那人冷笑的說：

「你不必賴，我認得你，你叫武士英！」那人身體震了一下，却仍在竭力的掩飾：

「我不是武士英，我叫吳福銘！」

「瞎講！」黃金榮把臉一沉：「你明明是武士英，你忘記啦？今年二月，你代別人家銷賣三支『肉桂』，偷拿了兩支還嫌不夠，又把另一支賣來的一百多塊錢吞沒了，法捕房裏，你不是為此還坐了一個月的牢嗎？」

至此，武士英才無話可說，他默默的低下頭去。多虧黃金榮那夜當機立斷，迅速出動，他平時辦案，一向是調度策劃，坐鎮指揮，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親自出馬，他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他的左手腕在那夜摔傷了，腫起一個大泡，不論用紫荊帚，還是西醫的石膏，以後幾十年裡，始終治不好，大泡變成一個瘤了。老上海都曉得黃金榮黃老閻是一生一世從不戴手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不戴的原因是因為左手腕上的瘤，始終消不掉。

但是他這一次深夜出馬，也有極重大的收穫，他親自抓到了暗殺宋教仁的正兇，不要說是延遲到第二天早上去抓，即使當夜慢了一步，武士英也會逃過無礙。那麼，宋案的破獲也就六馬

困難。因爲，武士英當時是已經曉得風聲很緊了，特地找到應桂馨妓院裡的相好，和刺宋案也大有關聯的胡蕩雲，星夜趕赴應家通風報信的。當時應家的人還不知道，應桂馨早在當夜十二點半落網，否則的話，不等黃金榮趕到，武士英必定早就跑了。

武士英出身與形跡

把武士英押送到法捕房後，黃金榮漏夜審訊，武士英除了坦承行刺以外，對於他的身世，供認得也十分清楚。

他說他是山西平陰龍門人，號玉生，過去在雲南七十四標二營當管帶（營長），還曾代理過標統（團長），民國二年一月下旬才到上海，住在五馬路丹桂戲院對面街堂裡的金臺六野旅館十四號房間。他面目猙獰，短小兇悍，在法租界招搖撞騙，曾坐過牢，出獄以後窮極無聊，四處拜望上海名流，索借旅費。案發時黃金榮即已獲得密報，說是六野旅館住的一位武姓山西人，形跡十分可疑，黃金榮請那位熱心的通風報信者來辨認，果然不錯就是他。武士英和這位熱心人士在六野旅館是比鄰而居，二十日上午，熱心人士親眼看見有三、四個人去看武士英。和他關起門來竊竊私語。客人走後，武士英便笑逐顏開，將眉宇間的愁雲慘霧一掃而空，他跑來向熱心人士借車錢，熱心人士給了他一角錢。他說有要緊事到拱宸門去，一角錢不夠，熱心人士無可奈何，只好給他小洋三角。

就在當天晚上，武士英穿了一身新西裝，與

冲冲的回旅館，他看見熱心人士，急忙從口袋裡掏出一大把鈔票，約摸有好幾十元。他當時抽出一塊錢來還債，熱心人士驚訝的說：「我只借你三角小洋，爲什麼要還我一塊錢呢？」

「我有錢啦！」武士英哈哈大笑，接着又壓低聲音神秘的說：「告訴你也沒關係，今晚我把事情辦成，我還有一千塊大洋錢好拿呢！」

熱心人士以爲他吃醉了酒，或者是神經大發，當時並不在意，回房睡覺。第二天一早醒來，打開報紙，赫然看到宋教仁被刺的噩耗，他由此聯想到武士英昨晚神情有異，翻身起床便到隔壁去找他。然而房門早已落鎖，熱心人士把茶房叫來一問，武士英二十號澈夜未歸，倒是今早七點鐘匆匆的回來了，拿五十塊錢付清了積欠的旅館賬，拎起他的破行囊，手裡抱着一隻花瓶，叫茶房雇輛人力車，立即駛往小北門。——熱心人士覺得武士英形跡實在可疑，他認識黃金榮，曉得黃金榮正在密鑼緊鼓的四處偵察宋案的兇手，就向黃金榮提供這一條線索，此刻，恰好成爲一個最有力的證人。

黃金榮爲便武士英全部吐實，坦白招供，他又尋來另一位證人，北站酒吧間當值的西崽。宋教仁在國會議員休息室裡的時候，他曾看見有三個鬼頭鬼腦的人，不時的向室內窺探，等到宋教仁步出休息室，三人之中有兩個人，退到內月臺西南隅的水果攤旁，另一個矮小精壯的，則留在售票房與辦公室之間，往來蹀躞，當值的西崽一到，便認出了武士英，他便是那個矮小精壯動手

供出受應桂馨指使

天快亮了，武士英在有力指證之下無法狡賴，他終於招認，他就是暗殺宋教仁的兇手，黃金榮當時緊迫的追問：「是誰指使你幹的？」

「應桂馨。」他也直截了當的招了出來，他說：應桂馨給他一千塊錢，一張照片、一支手鎗和六顆子彈，並且撥四個人相助，其中一個叫葉玉如，一個叫楊什麼仁，另兩個則忘記了名字。應桂馨要他帶這四個人到北火車站，依計行事，行刺照片上的人。而武士英根本就不知道，他要

去刺殺的人是宋教仁。

天快亮了，黃金榮命武士英在口供上簽了字，然後押入囚房。當時黃金榮精神抖擻，毫無倦意，他步出法捕房，立刻便去探聽英租界方面速獲應桂馨的經過。

黃金榮認得應桂馨，並且一向對他很注意。應桂馨又名應慶丞，浙江寧波人，當年四十九歲，白白胖胖，外貌相當的帥。應家在寧波算是大族，有四十三房，三千多人。滿清末年，他父親應聞生給他五萬塊錢，叫他在寧波創辦一所學校，學校規模很大，收有兩百多名學生，但是他專教學生惹事生非，仗勢欺壓良善，被人告了一狀，結果學校被下令查封。應桂馨則被官府通緝，他逃赴上海租界，開過祥園煙館、桂仙茶園。因性喜揮霍，專愛結交江湖上的朋友，數年間就耗費了十餘萬元。他曾因包庇匪類，在上海存身不住，逃赴蘇州，花錢捐了個候補知縣，做過一任蘆金差使，不久便以貪污案發，再逃赴河南，捐

了個候補道，却又被上司參革，重回上海後，依然花天酒地，無所不爲。

王阿法指證應桂馨

應桂馨的被捕，是由於一位國民黨員，找到專門販賣古董字畫的河南商人王阿法，陪同一起到英捕房去投案，據王阿法說：一個星期以前，他到應桂馨家去賣字畫，應桂馨曾經拿出一張照片給他看，說是要他「辦了」這個人，事成願意給一千元酬金。王阿法回答說他沒有「辦人」的能力，未有接受所托。宋教仁先生被刺後，他看到報上刊出宋教仁的照片，方始恍然應桂馨要「辦」的人原來便是宋教仁。這位小商人因激於義憤，自動挺身而出，願意到公堂上作證。

英捕房得到這條線索，立由卜羅斯總巡捕，帶了幾名英國捕探，由一位國民黨特派員領着，直撲應桂馨的相好妓女胡翳雲家。當時已值深夜，胡翳雲睡眼惺忪，出來應答，她說應桂馨此刻在湖北路迎春坊三弄妓女李桂玉那邊，有一位叫蔡爾卿的，請他喝花酒。

卜羅斯總捕在胡翳雲家搜查不到應桂馨，馬上再去迎春坊，先將衙堂出入口全部封鎖住，再由國民黨特派員敲門進去。他聽見樓上有人在猜拳飲酒，先在樓下高聲問一句：

「應桂馨先生在嗎？」

「我在呀！」

果然是應桂馨在答應，他很興奮，即隨口說：「樓下有朋友找，請應先生下來說話。」

應桂馨毫不懷疑的下了樓，國民黨特派員上

前一把捉住他的衣領，英國巡捕一擁而入。應桂馨當時臉孔嚇成死灰！

卜羅斯一句話也不說，祇是厲聲的喝叱：「去去去！」於是，應桂馨被押上警車，駛往英租界巡捕房看管。

密電追出了袁世凱

應桂馨、武士英雙雙落網後，與此同時，陳英士的親信，時任上海電報局長的吳佩璜，許查宋教仁被刺後各地來往的電報，他有了驚人的發現：應桂馨和北平政府內閣總理趙秉鈞的秘書洪述祖，迭有秘密電報往來，密電中的隱語，證明宋教仁的被刺，可能是袁世凱在幕後主使透過趙秉鈞和洪述祖，指使應桂馨秘密進行的。

袁世凱的幕後主使陰謀洩漏後，中外爲之震驚。這一下可使袁世凱慌了手脚，他爲了掩飾自己卑劣的罪行，不惜又編造謊言，一口咬定應桂馨是陳英士先生的舊部，武士英是黃興先生的私人，袁世凱公開發表聲明，誣指武士英被捕後，已經供認「陳英士是間接唆使刺宋的人」，但被陳英士以「以二十餘萬之鉅款，賄通法公堂，將供詞全部抽改。」

以堂堂一國總統之尊，袁世凱竟會這樣肆意誣蔑，血口噴人，使陳英士先生和黃金榮的名譽都受到極大的影響。於是陳英士發表義正詞嚴的聲明，加以駁斥。黃金榮則日以繼夜，廣事偵查應桂馨的劣跡，以及此一暗殺案的各種相關證據，以期將真相大白於天下。

所謂應桂馨是陳英士的舊部，原來，應桂馨

在寧波辦的那所學校被下令封閉以後，學生不願解散，跑到上海來散發傳單、請願，陳英士的一位姜姓朋友，在那所學校擔任教務，事爲陳英士所知，他認爲鄉間辦這麼一所學校是很不容易的，主事者不得其人，儘可另行推舉。他曾以愛護青年的立場，到文元坊去見過應桂馨的父親應聞生，因此認識了應聞生。應聞生爲人老實忠厚，跟他兒子應桂馨大不相同。應聞生本身也很同情革命，應家在文元坊的房屋十分寬敞，地點適中，上海光復以前，陳英士曾介紹過一些革命黨員到應家去借宿過。

黃花岡之役後，應桂馨曾在上海編演「廣州血」的新劇，辛亥革命，他利用廣泛的社會關係，不斷地向陳英士提供情報。上海光復後，革命軍攻打製造局，其中也有應桂馨的徒弟徒孫，在搖旗吶喊，以壯聲勢。滬軍都督府成立，應桂馨一步登天，曾出任問課科副科長，可是不久便被擔任滬軍都督的陳英士，發現他品行不端，聲名狼藉。恰好 國父孫中山先生路經上海，赴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由滬軍都督府編組衛隊，並且調派庶務、問課兩科的人員侍從照料。應桂馨乃有機會跟隨 國父到了南京，他自稱是「衛隊司令」，其實 國父只是叫他辦理些庶務工作。

陳英士獲悉應桂馨在南京總統府濫竽充數，他立刻寫信告知 國父，指出應桂馨這個人極不可靠，正好這時 國父發覺應桂馨舞弊，因爲當時臨時總統宴客，一桌酒席先是五塊錢，國父覺得太浪費，後來宴客，下令改爲每席一元，但是

(二元)的菜，居然和以前五元(二菜的菜)一樣。

可見往先五元的酒席便被應桂馨中飽了四塊，國父爲這件事，很是生氣，立將應桂馨革退。應桂馨這才又潛回上海，想不到又會幹出這樣傷天害理的事來。三月廿四日下午四時，黃金榮爲了進一步掌握罪證，特邀同法捕房的藍總巡捕，總翻譯曹振聲，四名華僑，三名西探，一同到文元坊應桂馨的家裡，正式搜查。

應宅兇器與俏姑娘

黃金榮等進大門後，派四個人在門口把守，禁止閒人出入，然後入內細細翻尋。在應桂馨所住的那兩間臥房裡，他們不但搜到了洪述祖和應桂馨有關此次血案的往來函電。而且，連武士英行刺時使用的六響勃朗林手鎗，以及鎗內存餘的三顆子彈，也都一併搜了出來。黃金榮立刻派人

拿鎗去查對，鎗中所剩的子彈，和宋教仁開刀取出的彈頭一式一樣。這些搜獲的證據，一齊放在一只紅皮箱裡，因爲應桂馨是在英租界上捉到的，案子歸英捕房偵辦，法捕房將全部證物，移交給英捕房的卜羅斯總巡捕。卜羅斯當時表示這批證物關係重大，他決予嚴密防範、審慎保管。

他把證物存在他的辦公室裡，鑰匙由他帶在身邊，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內。以前每天早晨進去打掃整理的工役，以後要在九點鐘他進辦公室後才可以進去。除此以外，每天晚上他派一名印度巡捕，荷槍實彈，澈夜守衛。

搜查應桂馨家的時候，黃金榮和藍總巡捕商量，宋教仁被刺的案子，全國矚目，關係重大，所有在應家的男女等人，應該一律帶回巡捕房，分別偵訊，再決定羈押還是釋放，免得會有人犯

漏網。藍總巡捕十分同意，因此重要證據運走以後，應家上下等人被集中在一起，當場清點人數，竟有二十六人之多。其中有一個風流俊俏的少年，頭戴瓜皮帽，身着青緞羊皮袍、西洋緞馬褂。黃金榮看他十分面熟，上前一辨認，原來就是應桂馨相好的妓女胡蕤雲，她前夜和武士英一同趕到應家來報訊。武士英被捉，她因爲深夜，又跟應家的人很熟，所以留下來不會走。這一天她大概怕人發現，故意女扮男裝。

二十六個人押赴法捕房，這是上海租界上平時罕見的大起解，押進捕房以後，黃金榮一加以審問，廿六人，有十一個是應桂馨的家眷，當即分別扣押，再加以詳細調查，另外十五名，包括胡蕤雲在內，因關係不大，准他們覓保釋放。

(未完待續)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一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教授著

上下冊合售新臺幣一二〇元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爲、梁啟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晦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高劍父、屈大鈞、羅文幹、吳鐵城、陳公博、曾養甫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冊六〇元下冊七〇元合售一二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